# 芥菜子的香氣:

再探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新人運動」\*

鄧慧恩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sup>\*</sup> 審查過程中,兩位匿名審查者給予的詳細指正與修改意見,謹此表達筆者誠摯的謝意。

巻答文教

# 摘要

肇發於日治時期臺灣北部基督長老教會內部,史稱「新人運動」的 改革運動,係指史稱「新派」的人物,亦即當時接受新式教育,多具有 留學日本背景的年輕教會菁英,針對當時馬偕後裔和舊派人物的勢力, 及其主持北部教會所產生的弊端與舊式觀念提出改革主張的革新運動。

這項歷史事件雖已有學位論文進行相關討論,但過去限於此運動的主要刊物文件尚未出土,因此難有全面性的觀照。本文聚焦於「新人運動」的主要成員陳清忠(1895-1954)及其創刊的《芥菜子》發行狀況,以及在《芥菜子》發表作品,進而成為「新人運動」成員的北部教會知識分子,並且發掘出以這群教會菁英所發行的《傳道師會會誌》,亦即「新人運動」期間最重要的代表刊物,再探「新人運動」的內涵和所處當時代的歷史意義。本論文不擬在神學與教會運作方面深究,主要針對新舊兩派對於時代潮流、新舊思想型態與世界情勢關注、因應的態度,觀察這群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與社會參與。

關鍵詞:臺灣北部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馬偕、陳清忠、《芥菜子》、《傳道師會會誌》

#### 壹、前言

談及「新人運動」,必須先了解臺灣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發展歷程。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始於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Canada)派遣馬偕(漢名為偕叡理,但一般臺灣人多稱他為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ey, 1844-1901)來臺宣教。在此之前,基督教在臺灣已經有英國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在府城診療、傳教,因此臺灣的傳教區分為兩部分:北部為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傳教區;南部為英國長老教會的傳教區。

馬偕的貢獻主要在醫療與教育上,1880年設立的「偕醫館」 (Mackay Mission Hospital) ,1882年建立的牛津學堂,和1884年設立 的女學堂,都是他苦心經營傳教工作的成果。然而,北部教會一直由 馬偕主導,未有南部組成中會的組織化情形,在馬偕1901年逝世後, 卻出現了領導上的困難,因為馬偕雖關心本地教會的自給,但不重視協 助本地教會早日組織中會,使本地教會趨於自治,雖然他訓練了許多本 地傳道師,也曾封立嚴清華(1852-1909)、陳榮輝(1852-1898) 為牧師,但因未有中會組織,此種封牧引發不合程序的爭議」。接續馬 偕工作的是吳威廉(William Gauld, 1861-1923),他的作風民主,擅長 教會的組織與建設,在1901至1923年的這段時間,他的貢獻在於創立 北部中會、教士會,制定聘請牧師之規則、教師考試辦法等等與教會事 務運作相關的法則,使北部教會走上制度化的軌道。吳威廉逝世後,北 部教會事務雖已有中會等機構負責,運作應不成問題,但自1923年至 1945年間,因加拿大母會分裂等的外因,又造成了北部教會傳道師四 散,整個教會工作呈現停擺狀態,此時於馬偕、吳威廉時代即是左右手 的陳清義(1877‐1942),主持了北部教會,1927年後教會頓失外國

<sup>1</sup> 吳學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年3月),頁13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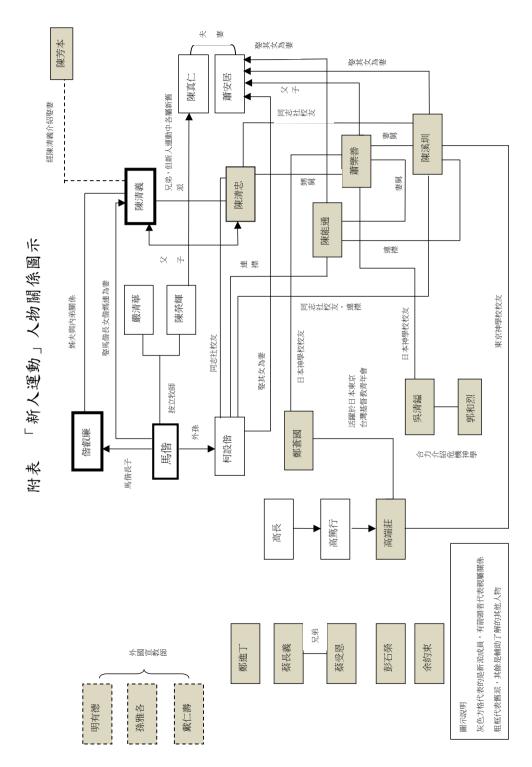
傳道師的領導力,馬偕之子偕叡廉(1882-1963)<sup>2</sup>,與陳清義為內弟 與姊夫的親戚關係,形成一股後世稱為「舊派」的領導力量<sup>3</sup>,另一方 面,對於教會現狀不滿的種種失望,引發了一群主要以日本留學為背景 的教會菁英為主力,史稱「新派」而推動的「新人運動」。本論文不擬 在神學與教會運作方面深究,主要針對新舊兩派對於時代潮流、新舊思 想型態與世界情勢關注、因應的態度,觀察這群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與 社會參與<sup>4</sup>。

「新人運動」的相關學術研究首見於研究者廖安惠的碩士論文〈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廖安惠爬梳文獻資料,試圖整理「「新人運動」」的起因、發展過程以及影響層面等等面向,具有創始性的參考價值。然而,隨著其他文獻的出土,也豐富了觀察「新人運動」,甚或是當時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發展狀況的層次,本論文的立意即是希望使用這些新出土文獻資料厚實相關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包括了《芥菜子》與《傳道師會會誌》兩部分,由陳清忠主編的《芥菜子》,對於我們了解參與「新人運動」的成員的知識背景甚有意義,而《傳道師會會誌》則提供了直接的記錄,讓我們理解「新人運動」當中,新舊派的摩擦,和當時衝突的事件點,以及新派人物的思想內涵與主張。

<sup>2</sup> 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生於淡水,馬偕的長男,1911年取得加拿大克拉克大學碩士,旋結婚,並回臺致力於創辦淡水中學,任校長多年。1943年因戰爭而赴南美圭亞那任中學校長,1947年重返臺灣繼續教育事業,1952年退休,定居淡水。1963年7月20日因肺炎病逝於馬偕醫院,享年82歲。參閱:許雪姬等編著,《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5月),頁699-700。

<sup>3</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7年,頁49。

<sup>4 「</sup>新人運動」的人物關係頗為複雜,請參閱附表的「新人運動」人物關係表。



71

# 貳、北部教會菁英的首次集結:《芥菜子》

《芥菜子》的主編陳清忠,父親為陳火(後改名為陳榮輝),是馬偕的得意門生之一。1873年入信,後任傳道,1885年5月17日和嚴清華一起受封牧,是北部教會本地人受封牧最早者之一<sup>5</sup>。陳榮輝的長子陳清義,在父親成為牧師21年後也受到按立,成為北部第三位牧師,後來在艋舺教會牧會,與馬偕的長女偕媽蓮(Mary Ellen Mackay, 1879-1959)結婚。

陳清忠在艋舺公學校畢業後,1907年入牛津學堂就讀<sup>6</sup>。1912年,因為成績不錯,陳清忠被教會選派赴日深造,入同志社大學的普通學校(中學部),1916年進入該校大學部英文科。陳清忠深受同志社的薫陶,除了英文方面的專業造就之外,他參加校內成立的混聲合唱團Glee Club,大學時代更擔任橄欖球隊隊長,率隊參加比賽,從無敗績。學成之後,陳清忠返臺在淡水中學校任教。

1925年7月,陳清忠於課餘教學之外,開創了一個可以落實他諸多理想、目標的園地,他創辦以白話字書寫、發行的刊物《Kòa-Chhài-Chí》(芥菜子),擔任主筆與編輯。這份刊物集合了北部教會的菁英人物齊聚撰稿,包括了基督教界的知識份子和牧師、傳道師,依照作者背景分類,幾乎可稱為是日本同志社中學、同志社大學的校友召集北部地區的有志傳道人,齊為民眾的靈命食糧來共襄盛舉,也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北部教會菁英首次集結出力的結晶。此刊由高雄州屏東郡的「Chhé®-sè siā」(醒世社)印刷 ,每期約末50頁的版面。第23期以後

<sup>5</sup> 賴永祥,〈陳榮輝牧師受敬重〉,《教會史話》,第三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8月),頁171-172。

<sup>6</sup> 牛津學堂乃馬偕所創,因深感創設新式學校至為重要,於1880年回加拿大募款,他的傳道計畫受到故鄉安大略省(Ontario),牛津郡(Oxford)報紙《前哨評論》(Sentinel Review)新聞社的刊載,並大力支持發起募款活動,獲得各方熱烈迴響,募得款項,作為建校基金。1881年馬偕重返淡水,擇定牛津學堂現址,親手規劃、監工,興建校舍。1882年如期峻工,取名「理學堂大書院」,因感懷故鄉加拿大牛津郡鄉親之盛情襄贊,英文命名為"Oxford College",故後人稱之為牛津學堂。當時所授課程,除了神學聖經道理,尚有社會學的歷史、倫理、中國字部、中國歷史、自然科學的天文、地理、地質、植物、博物、礦物及醫學理念、解剖學、臨床實習、體操、音樂等。牛津學堂的教學方式,除了在校本部教學外,還有野外實地授課和醫學臨床見習,甚至有畢業參觀旅行。

的《芥菜子》已經收錄於2004年出版的《臺灣教會公報全覽:臺灣第一份報紙》當中,而創刊號至22期則是近期發現的新文獻<sup>7</sup>。

《芥菜子》封面註有「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字樣,命名為《芥菜子》之意象取自聖經當中,芥菜子雖然細微,但卻能長成高達4呎以上,氣味濃郁,常吸引鳥類動物駐足停留的植物之意,以此勉勵信徒的信心和對天國的想望。陳清忠期待:

即使創刊時未有太大的影響力,但願有朝一日能成為基督徒心靈寄託的媒介。而所引的馬太福音第17章20節之意,亦自「芥菜子」的力量延伸,說明渺小的人們若有信仰,則能有無比力量改變許多不可能的事物,從謙卑中得到萬能。8

除了刊物名稱之外,陳清忠對於這份刊物還有什麼樣的期許?在《芥菜子》第一號寫出他對於這份刊物的幾項省思:

- 一、毋知這坵園是屬佇「莿帕地石磐地,á是肥地」? (不知道這 畦田是荊棘地或是肥沃之土)
- 二、日曝會著,雨水有夠額無?(是否能有陽光照耀,有足夠雨水?)
- 三、園主beh致意佇這粒子無?(園主是否願意照料這粒種子?)
- 四、園丁beh盡忠出力來照顧無?(園丁是否願意盡忠照顧這畦田?)<sup>9</sup>

<sup>7</sup> 文獻出土的始末可參閱:呂美親,〈天書e化:臺語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文見: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detail.php?doc\_id=1168(檢索日期:2012年4月24日)。事實上,《芥菜子》與現稱《臺灣教會公報》之前身《臺灣教會報》有實質的聯繫:《臺灣教會公報》於1913年第340卷起,增加「北部事務」(Pak-pō·Sū-bū)一版4頁,《芥菜子》創刊後,這項北部事務仍繼續刊載,1928年1月以後,教會公報直接以「北部事務」專欄刊載《芥菜子》,保留其刊名,接續期數(第23期)合刊《芥菜子》,而1932年《臺灣教會報》正式更名為《臺灣教會公報》,該年3月,南部大會編輯部更決議將《臺灣教會報》與高雄中會的《教會新報》、臺中中會的《福音報》合併為《臺灣教會公報》,而北部中會也同意將《芥菜子》報併入。1937年8月,第139號以後則去除《芥菜子》之名,並以「Pak-pō Tiong-hōe」「北部中會」刊登內容。

<sup>8</sup> 李勤岸、呂美親、劉呈賢,〈陳清忠與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芥菜子》初探〉, 宣讀於「2008第4屆臺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10月18-19日,國立成功大學臺 灣文學系、社團法人臺灣羅馬字協會主辦,頁9。

<sup>9</sup> 陳清忠,《芥菜子》,第一號,1925年7月,頁4。本文徵引內容皆為白話字,有些許的漢字與日文,為求現代讀者能理解,因此筆者徵引之刊物引文,皆經筆者自譯為漢羅,並加括 弧解釋該句的中文意義,以下格式皆為如此,謹此說明,文後不再贅述。

思考植物生長的必須條件和人為因素,以芥菜子的細微啟始出發,陳清 忠希望這塊園地不是荊棘遍佈的石地,而是可以滋養生靈的沃土,也必 須具備讓這顆細種茁壯成長的靈命之光、甘霖良語,自許為園丁的他, 必須關注「細種」的生長,也絕對盡力照顧。

《芥菜子》的文字簡潔,淺白用語為要<sup>10</sup>,刊物後載有針對需求「進步識聖經」、「進步識道理」、「熱心」、「信德」、「人生的趣味、歡喜」等等信徒的招募訂閱。翻譯作品在《芥菜子》文章內容佔有相當比重,主編陳清忠本身<sup>11</sup>具有西方文學的背景,「翻譯」成為他介紹承載基督教思想的文學作品的媒介工具。陳清忠的翻譯作品可分為詩作、短篇故事、散文與論文等四類。

詩作部分,他翻譯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Mathew Arnold(1822-1888)的The Neckan與Robert Browning(1812-1889)的The boy and the Angel;短篇故事則譯有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1843年出版的Christmas Carol(聖誕頌歌);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的著作坎特伯里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的部份章節,也有伊索寓言(Aesop Fables)以及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的作品'A Piece of String';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的短篇作品'David Swan'等等。

散文部分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部份是名人的祈禱,另一部份則是印度宗教家Sadhu Sundar Singh(1889-1929?)的〈桌上談〉,可說所有的散文翻譯都具有濃重的虔誠信仰氣氛。陳氏選譯了Samuel Johnson(1709-1784)、Anselm(選譯兩篇)(1033-1109)、Bishop Ridley(1500-1555)、J. Norden(1548-1625)、James Martineau(1805-1900)等5位名人的祈禱文<sup>12</sup>,希望能從名人的祈禱文當中,提升信徒的屬靈程度。

<sup>10</sup> 陳清忠列出的邀稿條件:字數最多為1,500字,敘述請淺白,字跡清楚,不予退稿,主編有 刪改權。參閱:《芥菜子》,第一號(1925年7月),頁50。然,此後每期皆有相同的字 句刊登和要求。

原文為:1. Chìn-p³ bat Sēng-keng 2. Chìn-p³ bat Tō-lí 3. Jiãt-sìm 4. Siìn-tek 5. Jîn-seng ê chhù-bī 6. Hoaʰ-hí ê Chhiáʰ lín kín lâi chù-bûn "Kòa-Chhài Chí ". 參閱:《芥菜子》,第一號(1925年7月),頁51。

<sup>12 〈</sup>名人的祈禱〉刊載兩期,分別於第7號(1926年8月);第8號(1926年9月)。

論文部分則是翻譯日籍牧師田村直臣(1858-1934)之《兒童中心のキリスト教》,譯為〈兒童中心ê基督教〉,田村被喻為「由基督教觀點出發的日本兒童文學的開拓者」<sup>13</sup>。重視兒童的主日學教育,可說是以陳清忠為首的新人派自《芥菜子》開始,並持續延伸到文後所提的《傳道師會會誌》的特色。

除了陳清忠投入翻譯活動之外,與他志同道合,一同支持刊物運 作的同伴,除了成就為數不少的翻譯作品之外,也有其他論述的文章發 表,連同陳清忠,這些人物同時也是後來加入「新人運動」的重要成 員。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如前所述,《芥菜子》是北部教會菁英的首次集結的成果,儘管後來發生了「新人運動」,出現了新派與舊派的區別,然而在《芥菜子》第1-22期的初創期,仍讀到代表舊派陳清義的作品,顯示當時問題尚未白熱化。因為陳清忠之父早逝,陳清義因長他18歲,對他有所照顧,然而「新人運動」當中,陳清忠卻加入「新派」,反對大哥所代表的「舊派」,顯然家庭親情已無法抵擋追求真理的價值,也呈現「新人運動」突顯的問題已到了不能不面對的時刻。

# 參、「新人運動」的發生背景

「新人運動」的發生背景是在加拿大母會的「聯合事件」與臺灣南北教會聯合失敗之後。遠於1902年時,加拿大長老會、衛理公會、公理會已經討論到教派合一的問題,為的是要避免教派重疊所形成的人力、物力浪費。

1925年時,長老會依多數意見與其他兩派聯合成立「加拿大聯合教會」(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然而最後因為財產歸屬分派的問題引發教會內部分裂,導致新派成立「加拿大聯合教會」,舊派則沿

<sup>13</sup> 冨田博之、上笙一郎,《日本のキリスト教児童文学》(東京:国土社,1995年1月), 頁20。

用「加拿大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的名稱。因為母會分裂,許多宣教師紛紛由臺灣轉往日本或臺灣南部工作,北部只剩偕叡廉夫婦、明有德牧師夫婦<sup>14</sup>和戴仁壽醫師,<sup>15</sup>教會權力集中於馬偕的女婿陳清義牧師與偕叡廉長老身上。<sup>16</sup>

此外,南北教會聯合最敏感的當數「神學校聯合問題」,早於1913年就開始討論,多番討論之下,仍然破局<sup>17</sup>。相較於南部英國長老教會的發展,北部教會的發展延宕了將近十年,加以宣教師的不合,直接影響到北部教會,教會分成了兩派,宣教師以偕叡廉與明有德為首者,各成兩派,分別在信仰、思想詮釋,以及教會經營理念方面意見不同<sup>18</sup>,而以明有德為首,孫雅各(Rev. James Dickson, 1900-1967)<sup>19</sup>、戴仁壽等人同情改革,支持「新人運動」。

在上述加拿大母會紛擾不休,宣教師四散的真空狀態中,陳清義主持著教會大局,卻延續著舊式規矩行事,衍生許多問題,基本上分為幾項:1、臺灣本地傳道能成為牧師的管道狹小,報考牧師必須接受推薦

<sup>14</sup> 明有德(Rev. Hugh Macmillan, 1892-1970),加拿大長老教會派來臺灣的宣教師,1921年獲多倫多大學的文學士學位,1924年完成諾克斯學院(Knox College)的神學士學位,1932年利用回國休假期間,完成多倫多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更於二次大戰後的1948年得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可說是來臺宣教師當中學歷最高的一位。參閱:鄭仰恩,〈開創新時代的普世宣教者明有德牧師小傳〉,《新使者》(臺北:新使者雜誌社),31期,1995年12月,頁26-29。

<sup>15</sup> 戴仁壽(Dr. George Gushue Taylor, 1883-1954),加拿大紐芬島(New Foundland)人,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赴倫敦大學專攻醫學,1911年受英國長老教會派遣來臺,曾任新樓醫院院長,1917年出版白話字撰寫的《Lāi-goā-kho Khàn-hō·-hak》(內外科看護學)。1934年獲臺灣總督府撥款與各地捐獻,於八里地區興建「樂山園」,為臺灣第一所痲瘋病醫院,1940年因太平洋戰爭被迫離臺,1952年再次返臺協助痲瘋病患,1954年病逝。參閱: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8月),頁125-138。

<sup>16</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41。

<sup>17</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43-44。

<sup>18</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42。

<sup>19</sup> 孫雅各為長老教會宣教師,美國南達科塔州人,1927年畢業於普林斯頓神學院,1927年與孫理蓮(Lillian Dickson, 1901-1983)結婚,受到學生海外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影響,接受加拿大長老教會徵召為宣教師,同年10月抵達臺灣。一直到1940年因局勢惡化被迫離開臺灣為止,他先後擔任淡江中學代理校長和臺北神學校(今臺灣神學院)校長的職務。1940至1945年間轉至南美洲英屬蓋亞那從事原住民工作。1946年返臺後,他繼續領導臺灣神學院,在20年間將其從僅有2位專任老師、幾十位學生的小學院轉化成擁有11位專任老師、超過160名學生的正規神學院,並將校址從牛埔庄(現今臺北市中山北路臺泥大樓)遷至陽明山嶺頭現址。同時,他也全心投入臺灣原住民的宣教工作。孫雅各具有美國人個性爽朗親和、手腕靈活的特質,與先前的加拿大宣教師相當不同,且行事著重規模和實效,並兼具行政經營才能、開創性和遠見。他們夫婦和當時總統蔣介石夫婦的私交也帶來不少處事上的便利。參閱:《臺灣歷史辭典》,頁635。

才行,當時只有7名牧師,其餘皆是傳道,因而傳道局坐勢權大,教師投考困難,引發不滿<sup>20</sup>。2、本地傳道薪資過低。據陳清忠之子陳尊德回憶,陳清忠曾對外國宣教師的待遇高過本地教師許多,且留學回國者與未出國的待遇亦不相同的狀況非常不滿,將此事披露出來,因而與偕叡廉不睦<sup>21</sup>。

事實上,馬偕對於北部教會的貢獻,在諸多文獻記錄當中有目共睹,然而馬偕有其缺點,其獨裁主義與權威支配,影響到訓練本地傳道或是本地傳道行事時,不能採取民主方式與組織分工進行,而由其意志主導運作,造成早年的傳道養成訓練未能步上組織化與制度化的軌道,以師徒制的方式授課傳承,使得接近馬偕的學生自然地位較高,本地傳道對教會事務幾乎沒有發言的餘地<sup>22</sup>。直到「新人運動」的問題浮上檯面,以偕叡廉、陳清義為首的「舊派」,及以留日背景為主的傳道師為主的「新派」,已有著截然不同的背景與思考模式。「新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要打倒獨裁,讓權利回歸多數,鼓舞教會的自立與自治。<sup>23</sup>

# 肆、「新人運動」的「新人」組成

廖安惠的研究已經勾勒出「「新人運動」」背景和兩派組成份子的狀況,此處不擬重複提及,而從出土的《芥菜子》1至22期分析,將「新人運動」的新派成員結構補上更清楚的註解,主張改革的新派人物計有:傳道師陳溪圳(1895 - 1990)、鄭蒼國(1902 - 1992)、蕭樂善(1902 - 1992)、高端莊(1904 - 1944)、吳清鎰(1907 - 1991)、郭和烈(1906 - 1974)等人與宣教師明有德、孫雅各、戴仁壽和長老陳清忠、鄭進丁(1899 - 1985)、陳芳本(1895 - 1987)、彭石榮(生卒年不詳)、余約束(1889 - 1974)、陳能通(1899 -

<sup>20</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42。

<sup>21</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52。

<sup>22</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60。

<sup>23</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52。

1947)等人,多數皆在《芥菜子》發表過文章,其中以陳清忠發表篇數最多(87篇),蕭樂善次之(32篇),其次為吳清鎰(31篇)、明有德(28篇)與陳能通(25篇),發表數量統計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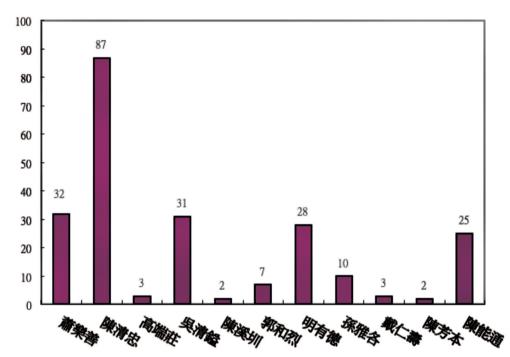


圖1 新派人物於《芥菜子》發表的文章數(1925-1937)

由求學背景分析,除了外國傳道師之外,本地的新派人物多有日本 留學背景:

#### 新派人物的背景

#### 新派人物留日背景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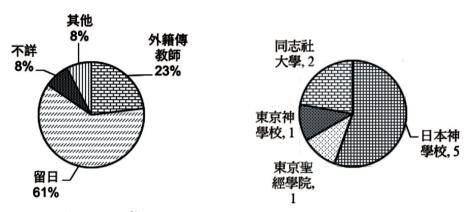


圖2 新派人物背景調查表24

由圖2可見,這些「新人」主要是留學日本,除了陳芳本以外,陳溪圳、鄭蒼國、蕭樂善、高端莊、吳清鎰、郭和烈都畢業自日本基督教會系統的神學校<sup>25</sup>。推行「新人運動」的主要組織是「北部傳道師會」,傳道師會發行的機關誌為《傳道師會會誌》。

24 新派人物的資料參考廖安惠調查所得,圖二的繪製根據下表:

7/10/7/10/19/2/19/2/19/2/19/2/19/2/19/2/19/2/1		
姓名	生卒年	背景
陳溪圳	1895 - 1990	同志社大學神學部,東京神學校
蕭樂善	1902 - 1992	日本神學校
鄭蒼國	1902 - 1992	日本神學校
高端莊	1904 - 1944	日本神學校
吳清鎰	1907 - 1991	日本神學校
郭和烈	1906 - 1974	日本神學校
陳芳本	1895 - 1987	東京聖經學院
陳清忠	1895 - 1960	同志社大學
鄭進丁	1899 - 1985	大甲公學校
彭石榮	不詳	不詳
余約束	1889 - 1974	廈門英華書院
明有德	1892 - 1970	加拿大宣教師
孫雅各	1900 - 1967	美國宣教師
戴仁壽	1883 - 1954	加拿大宣教師,醫生
陳能通	1899 - 1947	京都帝國大學

參閱: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70-71。特別要說明的是,表中的陳溪圳曾就讀過同志社大學神學部及東京神學校,由於本論文主題之故,故在「新派人物留日背景」一表中,既將他計算在同志社大學的人數內,也包含在東京神學校內。另外,雖然廖安惠未將陳能通列入「新人運動」的一員,但後述資料將證明陳能通亦參與其中,故在此列之。

<sup>25</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65。

《傳道師會會誌》第二回的卷頭詞開宗明義的點出此刊的意義:

本報的使命是真大。咱現時所大要緊的工就是整頓言論機關,言論若無進步教會就bōe進步,咱的教會到今是暗暗,對言論的發達,教會就會漸漸光明。言論機關若變作個人在利用,自然是不成物。咱bōe通佇《芥菜子》來發表什麼意見;所以就佇本報來自由言論。向望大家同意這款的要緊熱心來投稿,本報一發(it-hoat)有活氣。<sup>26</sup>

(本報的使命很大,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整頓言論機關,言論若是不進步教會也不會進步,我們的教會到現在還是黑暗一片,若言論可以發達,教會就會漸漸步向光明。言論機關若變成個人私器,一切枉然。我們不能在《芥菜子》發表意見,所以就在這個刊物來發表。希望大家同意,熱心投稿,使得本報另有一番朝氣。)

這段說明使我們理解《芥菜子》已無法承載新派人物的言論重量和主張,於是這些成員必須另闢新的言論園地,用以對抗沒有言論空間的環境。一篇寫於創刊《芥菜子》多年後的感嘆文章,可說明陳清忠出版這份刊物時所受到的壓力:

列位兄弟姊妹的中間,拍算少少人知這粒「芥菜子」出世當時前後的光景!?實在通講是對難產來得著的。產婆本身抵著多多款的艱苦,尚且續著將伊長老的聖職來做犧牲。<sup>27</sup>

(各位兄弟姊妹可能很少人知道《芥菜子》出版當時的狀況?真是可謂難產。產婆本身遇到許多痛苦,尚且犧牲了他的 聖職。)

「產婆」指的即是陳清忠本人,可能因為《芥菜子》的內容引發爭議,因此使他失去了長老的職位——無論是自發性的放棄,或是被迫性的失

<sup>26 《</sup>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1934年11月),頁1。

<sup>27</sup> 陳清忠,〈芥菜子報的由來〉,《芥菜子》,122號(1936年3月),頁29。

去。這或可解釋1923年12月2日就任長老的陳清忠,在1939年1月8日淡水教會召開小會的記錄當中已無陳清忠之名的原因<sup>28</sup>。此文尚記錄著他著手創刊時,所聽到的耳語:

「白話字毋是hiah快寫;大細字,句讀(tō·)點,無hiahnih快;這陣什麼人會比某人較gâu寫?!」

「你侮辱你的......,你真可惡!|

「若有才調予伊去創看bāi!!」

這款譴責的聲音猶現現佇耳空邊在恍惚<sup>29</sup>。

(「白話字不是這麼好寫的:有大小寫、句讀,沒那麼好

寫,這時候什麼人會比某人更會寫?

「你侮辱你的……你真可惡!」

「這麼有辦法讓他去搞搞看!」

這樣的譴責聲音現在還縈繞在耳邊。)

但是,這並未澆熄他的熱情,他展望著年輕人能發出改革的力量。他引用莎士比亞的句摘道:

今過去的事毋免追求,「出在死人去埋葬死人」。親像早時Shakespeare有講,「the old bees die, the young possess the hive——」老的蜜蜂死,少年的蜂佔椅……此去關係教會的事,就是眾少年著加倍關心的問題,因為未來教會的運動是交代佇in的手頭。有人真無愛聽這句青少年的字眼,毋免為著按呢來躊躇,咱著知彼無過是欲斷氣老人哀怨寐練(bī-liān)的聲音而已30!

(不必再緬懷過去的事「讓逝者已矣」。莎士比亞說過: 'the old bees die, the young possess the hive'老蜂已死,新蜂即據,關係教會的事,需要更多年輕人關注,因為未來教會要交 到他們的手裡,有人不愛聽「年輕人」這種字眼,但我們不必

<sup>28</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78。

<sup>29</sup> 陳清忠,〈芥菜子報的由來〉,《芥菜子》,122號(1936年3月),頁29。

<sup>30</sup> 陳清忠,〈芥菜子報的由來〉,《芥菜子》,122號(1936年3月),頁30。

#### 為此躊躇,因為那只是將斷氣的老人怨嘆的聲音而已!)

沿用他擅於模擬原文的押韻句法,使得「老的蜜蜂死,少年的蜂佔 椅」,與原文的押韻相互呼應。這段文字的激進與衝勁,可一窺當時留 學歸國的青年傳道者,對於未能有舞臺發揮長才,還受到打壓的抑鬱不 滿。

不能在《芥菜子》暢所欲言,這群新人轉而發展另一份刊物,讀者 鎖定教會傳道師,似未針對一般信徒,這份《傳道師會會誌》的部分出 土,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新人運動」的更多細節。

# 伍、《傳道師會會誌》的內容

《傳道師會會誌》目前可見的有兩期:第二回,1934年11月,春季夏季秋季冬季聯合特大號<sup>31</sup>;第四回,1935年10月特輯:教會重大問題<sup>32</sup>。由於第二回的封面上有「陳清忠殿」字樣,應是陳清忠遺留下來的存本。《傳道師會會誌》的意義在於保存著第一批由日本留學回臺的菁英份子的思想激盪,和他們與既存勢力的抗衡狀況。

翻譯、科學新知、各國情勢、詩歌、書籍的介紹,佔有《傳道師會會誌》相當篇幅。由於此刊設定的讀者群為傳道師,因此翻譯的文章多以神學思想介紹為主,有蕭樂善譯的〈傳教者之自警〉,譯自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的作品。他們也關心各國基督教的發展情勢,一篇〈列國宗教〉分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地的基督教信徒數、教勢發展<sup>33</sup>。而科學新知方面,介紹各國新型科技的發明,或是各地奇人異事,以及衛生報導。

詩歌方面,主要介紹者為陳溪圳、蕭樂善與陳清忠,都會列出歌譜

<sup>31 《</sup>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1934年11月),春季夏季秋季冬季聯合特大號,可參閱: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rtical-12226.htm(檢索日期:2012年4月26日)。

<sup>32 《</sup>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1935年10月),特輯:教會重大問題,可參閱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rtical-12227.htm(檢索日期:2012年4月26日)。

<sup>33</sup> 不著撰人,〈列國宗教〉,《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頁33-34)。

與譯詞供讀者吟唱。在第四回,已經開始介紹日本的讚美歌,例如「うるはしの白百合」<sup>34</sup>。而蔡受恩(生卒年不詳)所撰寫的書介,介紹田島進翻譯的《基督中心の奉仕》與翻譯的《祈祷の精神》,對書籍內容詳加介紹,章節也詳細列出,深具熱忱的介紹新書給讀者,並對於如何訂購有所介紹<sup>35</sup>。

除此之外,現存之《傳道師會會誌》內容,提供了觀察「新人運動」的重要資料,分述如下。

#### 一、危機神學與牛津團運動的介紹

觀諸《傳道師會會誌》內容,將發現無論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或是先行研究,都忽略了「新人運動」的一員重要大將:陳能通<sup>36</sup>。在《傳道師會會誌》未出土前,刊物當中介紹「危機神學」者,咸信為郭和烈與吳清鎰<sup>37</sup>,然陳能通在《傳道師會會誌》第二回留下一篇〈危機神學與牛津團運動〉。<sup>38</sup>

基本上,「新人運動」的介紹多根本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 史》此書,然而該書介紹「新人運動」的部分,對於陳能通的參與隻字 未提,因此之後的相關研究也付之闕如。筆者認為,《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百年史》於1965年6月出版,寫作時正逢白色恐怖時期,而陳能通於 228事件中失蹤,因此寫作者刻意避過此一敏感人物,略之不提,否則 依常理判斷,作為淡水中學校長的陳能通,在教會咸具名望,不應在這 項文獻記錄中缺席,《傳道師會會誌》的出土,彌補了斷裂的歷史紀 錄。

陳能通的這篇文章闡明這群具有留學背景的新人,已經無法滿足

<sup>34 《</sup>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47。

<sup>35</sup> 蔡受恩,《書籍紹介》,《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51-52。

<sup>36</sup> 陳能通,1899年11月10日生於淡水,出生於基督徒世家,淡江中學畢業後,赴日本第五高等學校就讀,1927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獲物理學士學位,同年回臺任教於淡水中學,娶蕭安居牧師的女兒蕭美德為妻。1937年入學東京神學校,1940年畢業,回臺後任教於臺南長榮中學。1944年他為長老教會籌設宮前女中(今雙連嘉新大樓址),1946年任淡中校長,於1947年228事件失蹤殉難。

<sup>37</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年6月),頁255。亦可參閱:郭和烈編,《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簡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1952年),頁20。

<sup>38</sup> 陳能誦,〈危機神學與牛津團運動〉,《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1934年11月,頁6-8。

於基本基督教教義的講說,或者是敬虔、禱告式的操練要求而已,他們在信仰之外,還要求接觸外在世界,並與時代潮流同行。此外,陳能通的這篇文章,揭示這群新人的知識、神學思想已大幅藉由日本國內的思潮、日語的吸收而得到養分。

陳能通在本文言簡意賅的介紹危機神學(Theology of Crisis)與牛津團運動(Oxford Group)。危機神學指的是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神學理論,又稱為「辯證神學」。其辯證方法的特點,不在於黑格爾(Hegel, 1770-1831)的正反辯證,而是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真理追求式的衝突與辯證<sup>39</sup>。巴特一生都反對著希特勒的國家主義與德國想控制教會的企圖,還因此在1934年因為拒絕參加效忠希特勒的宣示會被撤銷大學教職,隔年春天又被逐出德國,他堅拒偶像崇拜式的政治勢力滲透教會,大力鼓吹教會抵制納粹主義。陳能通的一段文字,使我們得以與他一同閱讀巴特對於「危機」的詮釋:

人的本質是一個罪人,對上帝是踮佇危機,是khiā佇大石岩邊。抵抵(tú-tú)是親像踮佇窄窄的山稜(lēng),左右平(pêng)攏是深坑,按呢危機就對hia giâ頭,一步轉來尋上帝的一個轉機。<sup>40</sup>

(人的本質是罪人,對上帝處於危機,是站在大岩石邊, 恰似站在窄小的山稜線上,左右皆是深淵,危機自此抬頭,成 為回頭尋求上帝的一個轉機。)

由巴特的名字拼寫成バルト(白話字譯為Pa-lú-toh),並將巴特著名的這句「上帝是全然的他者」(Wholly Other)注上「全ぎ他者」即知,閱讀來源始自日文。而陳能通翻譯的牛津團運動,與一般認知

<sup>39</sup> Bruce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25.

<sup>40</sup> 陳能通,〈危機神學與牛津團運動〉,《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頁6-7。原文為:On this narrow ridge of rock one can only walk:if he attempts to stand still, he will fall either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but fall he must. There remains only to keep walking. From: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tr. by D. Horton(New York:Harper & Row, 1961). pp. 207-208.

的宗教界「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不同<sup>41</sup>,而是美國路德會(Lutheran)牧師Frank Buchman(1878-1961),白話字部分陳能通譯為Bók-ku-bāp)成立的牛津團契(Oxford Group),因為他最初是在大學校園,尤其是英國的牛津大學獲得廣大迴響,因而命名。他的主張是道德上的妥協會摧毀人格、破壞人際關係,因而道德力量乃是建立社會公義的先決條件<sup>42</sup>。30年代,這項運動擴展至社會其他階層,並遠及世界各地,30年代初期的匿名戒酒協會(Alcoholics Anonymous),就是在「牛津團契」的直接影響下,得以解脫心靈枷鎖的人士所成立的。1938年,Buchman向全世界發出呼籲,唯有「道德與精神的再武裝」才是建立「沒有仇恨、沒有恐懼、沒有貪婪的世界」之正確途徑,因此後來命名為Moral Re-Armament(簡稱MRA)。陳能通這樣形容牛津團的宗旨:

這個運動及危機神學kò樣,無什麼特別的神學思想,in的信仰的內容及在來的正統派siâng。就是罪,悔改,拯救,祈禱,干證,絕對服從上帝,及愛的有無相通。Chiah的事in用平常的話及簡單方法來表現提供予現代的人,這是in一項的新款。43

(這個運動與危機神學一樣,沒有特別的神學思想,他們的信仰內容與正統派一樣,就是罪、悔改、拯救、祈禱、做見證、絕對服從上帝、愛。他們以平常言語與簡單的方法來表現、提供這些事情給現代的人理解,是他們的一項創舉。)

陳能通介紹這個運動時,這項運動尚未完全成熟,然而陳氏即已注意到 這個運動的走向,並以牛津團已傳到日本為結束,期待讀者繼續的關注 這項運動。

<sup>41</sup> 牛津運動 (Oxford Movement) 的由來可參閱: G. Herring, What was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Continuum, 2002)。

<sup>42</sup> 參閱:道德重整委員會:http://www.mra.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Itemid=84(檢索日期:2010年9月2日)。

<sup>43</sup> 陳能通,〈危機神學與牛津團運動〉,《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頁8。

#### 二、新舊派的摩擦點:1935年臺灣博覽會

此外,《傳道師會會誌》內的文章記錄著「新人運動」當中,新人 對於舊派守舊與不合時宜的作法的抨擊,火力相當猛烈。在第二回內, 有一個專欄名為「一滴一滴的水」,分條列書寫,閱讀內容時,能感受 到陳清忠毅然決然聯合他人反對自己兄長的心情告白:

- · 傳道師的犧牲不是為著加拿大母會,著記得是為著咱臺灣的同 胞。
- 無予人自由的人,上帝也無賞賜自由。
- 目珠前若有看見上帝,就毋敢看先輩親人較大上帝。
- ·正義有時予人情及錢,抑是權利(筆者按:應為「權力」之筆 誤)所挽,有時會歪chhoáh。
- ·好人若是為著人毋是好,歹人若是為著上帝來歹毋是歹。44
- (·傳道師的犧牲不是為了加拿大母會,要記得這是為了我們的臺灣同胞。
- 不給他人自由的人,上帝也不賞賜他自由。
- · 目中若有上帝,就不會把前輩親人看得比上帝大。
- 正義有時候會被人情、金錢或權力所惑,搖擺不定。
- ·好人或是為了人的緣故好,不是真好,壞人若為上帝的緣故壞, 不是真壞。)

對這些新人而言,「正義」是最大的訴求,而正義就是上帝。因此他們不畏成為「歹人」,要是他們的所做作為是為了正義;他們不懼得罪前輩或親人,因為他們的眼睛應看見正義而非親情或輩份;他們更不怕犧牲,因為一切是為了臺灣的同胞。陳清忠的後人認為這種與他人聯合反對自己兄長的行為是:

這種與人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大哥 (清義牧師) 的行徑頗不

<sup>44</sup> 不著撰人,〈一滴一滴的水〉,《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頁28。原文共有16條,筆者 摘錄5則。

尋常,但是,亦正表明清忠長老除了教學外,對教會界事工的 投入及對真理、正義的追求。<sup>45</sup>

與舊派的爭端肇起於前述的時代背景、教會分工、教育因素等問題,新 舊兩派起摩擦的事件細端,可由此刊的內容更深入探討。

1935年為日本統治臺灣40週年,無論經濟、生產、教育、交通,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臺灣作為日本帝國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已經具有相當的指標性意義,是日本帝國向外擴張的實力證明,因此即便該年4月21日臺灣發生傷亡慘重的「中部大地震」,也沒有動搖總督府有意擴大殖民40周年紀念世界的成果展示的決心,大型博覽會的開辦,在10月10日開始,延續50日的展期<sup>46</sup>。北部長老教會在這場盛事上不願缺席,他們在博覽會的第一會場裡設置「基督教無料休憩所」<sup>47</sup>,並派傳道師及神學生舉行佈道大會<sup>48</sup>。此休憩所位於第一會場的興業館旁,第二府縣館前,靠近萬華車站,也接近小南門三線路的出口,旁邊即是餐廳,人潮聚集,位置頗佳,適合傳道,佔地12坪,是第一會場除了「臺灣新聞社休憩所」之外唯一的休憩所<sup>49</sup>,不僅如此,位於特等地的臺灣新聞社休憩所並未發行紀念戳章,但位於二等地的「基督教無料休憩所」與其他的糖業館、大阪館等展館一樣,有自己的紀念戳章(見圖四),此外,他們爭取到在11月9日與日人教會聯合,在公會堂舉行為期兩天的「全臺灣基督信徒大會」。

<sup>45</sup> 劉清虔,〈臺灣橄欖球之父、合唱之父:陳清忠長老〉,《新使者》(臺北:新使者雜誌 社)53期,1999年8月,頁27-30。

<sup>46</sup> 程佳惠,《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1月),頁32。

<sup>47 1935</sup>年的臺灣博覽會分有兩個會場,第一會場在公會堂(今之中山堂)及其以南的三線路;第二會場在臺北新公園內。參閱:程佳惠,《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頁78、98。

<sup>48</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47。

<sup>49</sup>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年6月),頁418。



圖3 位於第一會場的基督教無料休憩所外觀50



圖4「記念スタンプ」(紀念戳章)<sup>51</sup>

<sup>50</sup>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二》,頁416-417間的照片集第16面, 未註頁數。

<sup>51</sup> 此圖為基督教無料休憩所發行的紀念戳章,圖中對聯為「心信上帝則可稱義,口認耶穌必然得救」。出處: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二》,頁416-417間的照片集第18面,未註頁數。

這場參與博覽會的盛事雖然風光,但交涉的過程,使得舊派與新派 人物有了衝突,在〈北部基督教會之展望〉一文記錄著這段舊式傳道師 面對新式時代的無力感:

親像這擺有一位牧師去官廳設法布教所的許可,官廳講講話兩平攏bōe了解,若無叫一個國語較會的人來驚了oh得許可。(博覽會所要使用的)按呢kiám毋是真歹勢,予人看輕。做會到的人kiám無多多?<sup>52</sup>

(像是這次有一位牧師去官廳處理布教所的許可,官廳 說他們雙方語言不通,若不是請一個會日語的人來處理,恐怕 無法獲得許可(博覽會要使用的)這樣不是很丟臉嗎?讓人看 輕,這件事做得到的人不是很多?)

因為語言不通,與當局無法溝通,還是得由會「國語」(日語)的新世代去協調才能成行,因此新人認為:

行中會常看老輩傳道者排斥少年傳道者。這是真通哀傷的事。因為青年傳道者是在補老先輩的工,予hiah的老先輩佇現代猶原受尊敬。若是欲趕逐青年傳道者,kiám-chhái chiah的青年傳道者若離開聖的工,剩 (chhun) 一寡老先輩,果然會傳,會指導現代的臺灣識基督抑bōe?<sup>53</sup>

(在中會常看到前輩傳道者排擠年輕的傳道者,這是很可 悲的事。因為年傳道者做的是彌補前輩之不足的事,讓那些前 輩傳道者在現在還能受到尊敬。若是驅逐了年輕傳道者,而且 那些青年傳道者離開了聖工,聖衣些老前輩,難道能傳承、指 導現代的臺灣認識基督?)

青年傳道者補足了老一輩的工作,給予這些前輩在現代社會繼續受到尊敬的可能,這不僅是一種自許,也是一種優越,他們甚至於質疑自己這

<sup>52</sup> S.O.S生, 〈北部基督教會之展望〉, 《傳道師會會誌》, 第4回, 頁6。

<sup>53</sup> 同計54。

些青年人若是離開了教會,這些老前輩是否能繼續的帶領教會。這並不是個人的自我感受而已,這些新人能在新時代裡游刃有餘,流利使用日語,將臺灣的教會與日本兩相比較,這不僅是他們從新式教育得到的裝備,更是因為他們有了世界觀,認為不能再以30年前的方法來治理教會,因為「新進青年傳道者,是現代之子」54。

#### 三、強調年輕,重視兒童教育

年輕而充滿衝勁,是這群新人的特色。因為打壓他們的是教會的前輩,因此強調自己雖然年輕,卻有理想性的熱切,滿溢於文章的字裡行間。第四回裡,有一篇介紹〈偉人之年齡及事業〉的短文,列舉17條名人作成事業時的年齡:Melanchthon 12歲進Heidelberg大學研究時只有12歲;聖女貞德得異象,決定挺身為祖國而戰時只有13歲;莫札特、韓德爾、孟德爾頌早慧在音樂方面展現天份;馬丁路德將宗教改革的95條釘在Wittenberg教堂前時33歲,以及司布真、牛頓、拜倫、奧古斯丁、聖法蘭西斯、克卜勒、喀爾文、巴特勒、亞歷山大帝等等年少即有成就為例,要證明能成大事與年紀並無絕對關係55,以此為自我激勵,提醒舊派勿以年齡資歷論人。

年輕、新式教育的現代之子,感受到自己的年輕與優勢,也意識到自己的「優勢」,必須傳給下一代,因此新人重視兒童教育,認為教育必須從孩提時期開始做起,前述中提到,陳清忠翻譯了一系列以兒童作為中心思考的基督教思想,由此刊的內容亦可得知,這群新人對於基礎主日學的重視,是延續性的思考,他們自述:

今仔日新進的傳道者為著主日學,青年會,修養會,聖書研究會著真苦心,kiám用二,三十年前的方法會合(háh)? Chiah的在做工毋是予諸老先輩真體面?<sup>56</sup>

(今日新進的傳道者為著主日學、青年會、修養會、聖經 研究會用盡苦心,用二、三十年前的方法來做行嗎?這些正在

<sup>54</sup> 同註54。

<sup>55</sup> 不著撰人,〈偉人之年齡及事業〉,《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26。

<sup>56</sup> S.O.S生, 〈北部基督教會之展望〉, 《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6。

#### 進行的事難道不是讓這些老前輩很有面子?)

此刊第二回載有〈主日學十講〉、〈主日學的參考事(各方面的暗示)〉等文,足見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與重視。<sup>57</sup>

#### 四、人事的衝突

新舊派更加激烈的衝突發生在1935年淡水教會的鍾天枝牧師(1878-1957)去職後,小會偕叡廉等人不由北部留學歸國,素有抱負的傳道師遴選牧師,反而自南部請潘道榮(1889-1952)北上為候補之時<sup>58</sup>。這些新人的火力更加猛烈。

這場衝突論戰部分是由潘道榮在教會公報上發表「教會是歷史上的產物」而開始的59,小會以經濟有困難為由不聘請留學歸國的北部傳道師,卻另以南部的人選為考慮,引發這些北部傳道師極度不滿,我們可由一張出自第四回的漫畫了解他們的憤怒與訴求60,該圖圖片上方有飛機空降牧師進北部教會本部,門口掛著因為經濟困難無法採用留學生的招牌,「歡迎潘…」則明顯直指潘道榮而來。值得注意的是下方說話的人物說的「Tàu-tí Pak pō· kàu-hoē sī teh chhòng Ma-kai tong-si???」(到底北部教會是在chhòng Ma-kai tong-si),「Ma-kai toMa-kai tong-si」是客語的「什麼東西」,在此應是為了要諷刺主導一切的偕叡廉,特地為了將馬偕的白話字拼音「Má-kai」嵌入這句話,而使用客語來錄入這句話。一篇名為〈願大家醒悟〉的文章,與1935年10月偕叡廉寫的〈Kai Ngá-kok Phok-sū〉(偕雅各博士)相互交火61:

<sup>57</sup> 不著撰人,〈主日學十講〉,《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頁37-39;陳溪圳,〈主日學的參考事(各方面的暗示)〉,《傳道師會會誌》,第2回,頁39。

<sup>58</sup> 潘道榮為南部首位設立的本地牧師潘明珠(1864-1899)的長子,1903年仍在中學讀書就受派在太平境教會小學授課,1905年被派到木柵教會,而至1906年初始入大學。臺北日人牧師見他是有用之才,1909年10月乃提議以將來若干年由日教安排為條件,資助他到東京明治學院讀神學;教士會遂於同年11月決議由教士會本身來資助他留學。所以潘道榮是首位公費派去日本的留學生。參閱:http://www.laijohn.com/book5/407.htm(檢索日期:2012年3月22日)。

<sup>59</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55。

<sup>60</sup> 圖片可參閱: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src-356.htm(檢索日期:2012年4月8日)。

<sup>61</sup> 偕叡廉,〈偕雅各博士〉,《芥菜子》,117號,1935年10月,頁33。

著顧咱的面目,毋通予人快利用。咱知佇咱的中間,有人專專欲利用教會的機關,及傳道者來做伊私慾的力。利用大中會,利用傳道者,利用臺灣信者等。親像這擺母會宣道部長來也利用伊的名落佇芥菜子欲來騙咱。阮及伊見面幾落遍。伊真細膩攏毋敢叫咱著按呢,按呢。伊講伊毋知教會的狀況,所以毋敢隨便來判斷。按怎對淡水請潘B. S.。伊就特別叫咱著共伊贊成也著替in設法?絕斷無這號事;因為伊是真老練的牧師。咱著儆醒,毋通受迷惑!咱到今多多擺予人利用,續予人看做賴。62

(要顧著我們自己,不要被人利用。在我們之間,有人利用教會及傳道者來行一己之私,利用大中會,利用傳道者,利用臺灣信徒。這次母會的宣道部長以他的名字出現在芥菜子來欺騙我們,我們與他見面幾次,他很謹慎不敢任意影響我們,他說他不知道教會的狀況,所以不敢妄下斷言,那麼為什麼從淡水聘請潘B.S.,他就要我們贊成並設法成全?絕對沒有這回事,因為他是很資深的牧師,我們當儆醒,不可受到迷惑,我們已經多次被人利用,被視為愚人。)

新人認為偕叡廉在操弄人們,捏造偕雅各贊同他的作法的情事。文後一篇〈淡水教會聘請潘牧師的聲明書〉,更由淡水教會的會員陳能通、張基全、黃金土(筆者按:此處無法確定漢字寫法)以及陳清忠落名,聲明他們並不贊成的立場<sup>63</sup>。同時,他們舉行徵文比賽,題目為「Lán ê Kàu-hoē ū teh piàn-chit bô?」(咱的教會有在變質無?)<sup>64</sup>,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他們的行列,一起體檢教會。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傳道師會會誌》僅只第2、4回兩份,然而已 經提供了許多以往無法細部了解的「新人運動」的資料,讓後世有機會 一睹當年新人追求理想的風采和內涵。在此要說明的是,新出土的《芥

<sup>62</sup> 不著撰人,〈願大家醒悟〉,《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42。

<sup>63 〈</sup>淡水教會聘請潘牧師的聲明書〉,《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45。

<sup>64 《</sup>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頁40。

菜子》1-22號,發行人為陳清忠,然而收錄於目前已發行的《臺灣教會公報全覽:臺灣第一份報紙》的第23號(1928年1月)起,發行與編輯者已經易手,直到1937年7月的第138號為止<sup>65</sup>,陳清忠都不曾再回到發行或編輯的崗位上,顯見《芥菜子》可能因為主編陳清忠支持、加入了新人運動,受到壓力而不得不放棄主導權,這也說明了《芥菜子》1至22號被陳清忠集結而珍藏的特殊情感。因此,當我們讀到《傳道師會會誌》第4回的最後一頁,預告了第五回將是「教會獨立」的主題,呼籲若是投稿至《芥菜子》沒有獲刊者,只要不違反長老教會信仰宗旨者,《傳道師會會誌》都願意刊登,希望能獲得更多的稿件,更多的傳道師能在這個園地一抒己見,也就不難理解這群新人運動的成員,即便多半曾於《芥菜子》發表作品,但已不能在那個園地盡情抒發見解,必須另起爐灶,將重心轉往《傳道師會會誌》的幽然心緒。然而我們並沒有機會看到第五回,或者是更多回的刊物,究竟在那個時代帶來了多少新知與活水。

事實上,因為時代大局的趨勢,新人勢必能在「新人運動」中取得優勢,1935年以後,新人勢力逐漸增強,他們所爭取的本地牧師封牧人數也大幅增加,獨立聘牧的教會增多,到了1939年2月,新人終於得到了北部中會的最後一次(第43回)的控制權。66

# 陸、新人的認同

儘管新人取得了領導權,當時的政治局勢卻帶給教會越來越多的挑戰。前文提到的1935年臺灣博覽會,由新人主導而積極參與的傳道活動大獲成功後,「內臺信徒的聯絡」逐漸緊密,日本教會無形中取代了

<sup>65 23</sup>號之後的編輯與發行者署名的有廉得烈牧師(Rev. AB Nielson, M. A. 1863-?),當時落名為エービーネルソン,以及滿雄才牧師(Rev. W. E. Montgomery, 1882-1968),當時落名為モントゴメリー。《芥菜子》,第139號以後則去除其名,並以「Pak-pō Tiong-hōe」「北部中會」刊登內容於《臺灣教會公報》。

<sup>66</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103-104。

外國宣教師原有的地位。67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方面開始催迫教會配合「國策」,該年8月,臺灣教會依照日本基督教聯盟的指示,由在臺的日本基督教會、日本聖公會、日本組合教會、日本美以美會、聖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南部大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基督教婦女矯風會、臺灣基督教青年會組成「北支事變全臺基督教奉任會」,從事弔慰戰爭的遺族,替政府宣傳等工作。68

1938年起, 迫於時局, 教會禮拜前開始唱日本國歌, 進行皇居遙拜, 獎勵以國語講道, 進行所謂「國民儀禮」有多位牧師改日人姓名<sup>69</sup>。1943年,召集全臺50位傳道師召開為期一週的「全臺灣基督教傳教師鍊成會」, 要求徹底體會日本精神與國體本義,練習日本武道。<sup>70</sup>

隨著戰爭推進與時局要求,1943年南北教會合一;1944年「內」臺教會合一,組成「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將教會的重心移往臺北。該年7月,許多牧師被徵召為「護國挺身隊」,11月,臺北近郊的傳道師組成「戰時慰問合唱團」,從事醫院傷兵與兒童的慰唱工作。1945年2月臺灣教團以所謂「抵抗敵人之思想謀略」與「促進今後之思想防衛」為名,組成「戰時挺身隊」,任命隊員提供地方情報到中央本部。71

一般而言,北部教會偏向日本政府的立場,對於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明顯違背信仰立場的政策屈從的態度,例如辯護「國民儀禮是非宗教或超宗教的愛國行為」等等,在戰後引人詬病<sup>72</sup>。在分析、觀察參與「新人運動」的新人背景之後,不能避免的思考即是:這群受到日本新式文化影響的教會菁英,雖然以其吸收新知的優勢背景改革了教會,帶領教會步入新時代,然而他們的文化、國族認同卻同時紊雜而難辨。

《傳道師會會誌》當中,有一段卓恆利(1900-1991)寫道的文

<sup>67</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56。

<sup>68</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56。

<sup>69</sup> 其中有幾位是「新人運動」的新派成員,如吳清鎰、彭石榮等。參閱: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114。

<sup>70</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68。

<sup>71</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70。

<sup>72</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115。

#### 字,提示我們這群新人受到日本新式文化的影響之大:

咱是日本國的臣民,咱著吸著日本精神,就是勇敢,pē 命,咱為著上帝的國也試著按呢來做工,毋通親像以前舊的性 情,機器的做工,起造形式的無活命的宗教在咱súi的臺灣。<sup>73</sup>

(我們是日本國的臣民,我們要吸收日本精神,也就是勇敢、拼命,我們為了上帝的國也要試著這樣來做工,不要像過去舊的精神,機械化的做事,在我們這麼美的臺灣建造沒有內在生命的宗教。)

「日本精神」已經成為他們努力、認真面對自我困境時的指標,但同時並未忘卻他的所做是為了臺灣,接受臺灣作為日本國的一份子,卻又不忘美麗臺灣的雙重認同,是這群新人的心緒。

日治時期,因為臺灣的教育體制中較缺中高等的教育機構,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有不少仕紳子弟至海外求學。而日本因為語言、體制以及地利之便,成為有志之士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選,當時留學日本的子弟背景,多為望族之後,亦有為數不少新式教育、留學教育的接受者都是基督長老教會信徒。教會子弟較一般臺人先接受新式教育的主因,與基督長老教會傳入臺灣之初,即藉醫術及教育為傳教之媒介有關,在此後風氣大開,信徒對世界大勢較有認識,加以西洋傳教士的鼓勵和協助,留學人數大增。1918年以前,留日學生多以初等和中等教育者為多,直至1934年,接受高等教育者已達半數以上,以留日為主的海外教育已經培養出比臺灣本地超過六倍以上的知識份子。74

本文討論的「新人」,即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不可諱言, 「新人運動」是教會內部的一個鬥爭活動,是一項具有組織、有規模 的權力改組運動<sup>75</sup>,新人成員之所以能取得權力,是新式教育帶來的視 野,以及因應時局的能力,這些優勢都與日本的現代性緊密相連。然而

<sup>73</sup> 卓恆利, 〈精神宜換新〉, 《傳道師會會誌》, 第4回, 頁6。

<sup>74</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3月),頁 138-144。

<sup>75</sup>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頁122。

這是雙面刃,既給「新人」帶來了改變教會結構的轉機,也帶來了認同 的難題,連帶發生前文我們提到戰時日本政府對於教會的干涉與壓迫, 「新人」採取的妥協、屈從的立場問題。

#### 柒、結論

對於「新人運動」,《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作了以下的結論 歸結「新人運動」:

總之,當時這些「新人運動」,雖有過激之嫌,又不免留給局外人教會內部不和的印象,但大勢卻期待著他們來改變風氣,使全體教會得以明朗,俾能安度山雨欲來的第二次大戰末期之危難。<sup>76</sup>

「新人運動」所顯示的問題,不僅只是教會的內部處境,它代表的是臺灣知識份子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因應日本代表的現代性與新式文化,對於舊式傳統產生的反動,藉由教會這個場域更可觀察到新式與舊式勢力的抗衡。藉由《芥菜子》與《傳道師會會誌》的輔助,希望能提供更多觀察這項活動的新視角與觀點。

<sup>76</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56。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吳學明,《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06 年3月。
- 許雪姬等編著,《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5 月。頁699-700。
-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三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年8月。
- 吳學明,《近代長老教會來臺的西方傳教士》。臺北:日創社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07年8月。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1965年6月。
- 郭和烈編,《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簡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北部大會,1952年。
- 程佳惠,《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1月。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1992年3月。
- 二、單篇論文
- 李勤岸、呂美親、劉呈賢,〈陳清忠與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教會公報 《芥菜子》初探〉,宣讀於「2008第4屆臺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年10月18-19日,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社團 法人臺灣羅馬字協會主辦。
- 鄭仰恩,〈開創新時代的普世宣教者 明有德牧師小傳〉,《新使者》 (臺北:新使者雜誌社),31期,1995年12月。
- 劉清虔,〈臺灣橄欖球之父、合唱之父:陳清忠長老〉,《新使者》 (臺北:新使者雜誌社)53期,1999年8月。
- 三、學位論文

第六十三卷第四期

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成功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四、電子資源

- 呂美親,〈天書e化:臺語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http://content.ndap.org.tw/main/doc\_detail.php?doc\_id=1168。
- 道德重整委員會:http://www.mra.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Itemid=84。
- 本文《芥菜子》與《傳道師會會誌》之相關資料皆引自「臺灣白話字文獻館」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rtical-default.htm。

#### 五、英文書目

- Bruce L. McCormack,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arl Bar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tr. by D. Hort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 G. Herring, *What was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Continuum, 2002). 五、日文書目
-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6月。
- 冨田博之、上笙一郎,《日本のキリスト教児童文学》。東京:国土 社,1995年1月。

# The scent of Mustard Seed: the research of the 'New-People Movement' of the North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 Sidney H. U. Teng

#### **Abstract**

The 'New-People Movement' that happened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led by those church elite who accepted the new-styled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d the Japanese cultivated background. They brought their ideas to innovate the old-fashioned concept and the defect of the North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that dominated by Mackay's son and the Old-People.

Although there was some research in the 'New-People Movement', therefore, it's hard for us to have the full-scale observation of the movement because the important and defining documents haven't found yet to give us some clue to know more. The goal of the essay focuses on the main member of the movement, Chen, Ching-Jung(陳清忠), and the journal called Kòa-Chhài-Chí which means mustard seed in Taiwanese that was founded and edited by him. Meanwhile, I tried to extend to discuss the others that published their articles on the journal column and became the members of the movement mentioned above. They also launched the other important publication, The Missionary's Periodical, to push the movement then. The essay aims to not only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its historical meanings but to reify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 regard the world situation, the culture activities and the social attendance between the 'New People' and the 'Old People'.

Keywords: the North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New-People Movement', George Leslie Mackay, Chen, Ching-Jung(陳清忠), Kòa-Chhài-Chí(《芥菜子》), The Missionary's Periodical(《傳道師會意誌》)

